命運是一首交響曲

江河水

如是我思

一定聽過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吧？這首交響曲，在西方世界裏就直接稱之爲《第五交響曲》，但在亞洲世界裏，樂曲多數改變兩個字而稱爲《命運交響曲》。樂曲開始時那「短—短—短—長」的四音符，早已深入聽衆心中，聽後不會忘記，更感覺到那就是命運的節奏。

研究貝多芬生平的學者指出，貝多芬自從十七歲喪母之後，開始飲酒，飲的是當時的匈牙利甜酒，裏面添加了醋酸鉛，所以，他很早就中了鉛毒，大概三十時耳朵就逐漸失聰。這對一個作曲家和演奏家來說，聽不到樂音是多麼痛苦的事。但他失去聽覺最嚴重的時候，只是不再演奏，依然堅持作曲。而他後期作的樂曲，依然那麼動聽，令他的成就更大。

所以貝多芬曾說：「無論是怎樣的不幸，都會帶來某種幸運。」貝多芬是不是認爲他的不幸，爲他的命運開拓出更爲幸運的作曲之路？因而最後完成了那首最出色的《第九交響曲》？其實，貝多芬也曾說過：「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它別想讓我屈服。」應該是這樣堅毅不屈的精神，讓他在作曲的路上，對抗着失聰的命運，創作出一首首偉大的作品吧？

對於那些缺乏堅毅精神來對抗不幸的人來說，他們也許會走進迷信的路途上，比如每年都到報攤買本命理的書，看看當年的運勢如何。但每本命理的書本，說到運勢時，都不是常態的，是有着不同的變化。這個月好，下個月不一定好。就像一首交響曲那樣，有時平靜，有時激昂。怎樣面對運勢不好的時日？聽天由命？但那眞的是命中注定嗎？還是以不屈不撓的精神來面對？

西漢時代的劉安，是劉邦的孫，被封爲淮南王，有門客數千。後來卻被漢武帝以「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爲叛逆事」的罪名將劉安捉拿，劉安遂自殺而死。劉安與門客合著的書後世稱爲《淮南子》。書中有「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話。這句話和《老子》的「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意思相近。即是說，命運就像交響曲那樣，是會轉調的。今天的禍，誰能知曉明日不會變成福？就像塞翁走失的馬一樣，其後那隻馬卻帶回了更多的馬匹。

所以，當不幸的命運出現時，要有不怨命的心態去面對。遇到失敗的事情，要總結失敗的教訓，要從失敗的錯誤中學習，不要認作那是命運安排好的藉口，以這樣的心態來面對，才有成功的機會，如果怨命，就眞的注定永遠的失敗。如果科學家都視失敗是命運的話，便不會一而再再而三的持續實驗，世上就不會有那麼多的發明了。

失敗和成功之間，就像交響曲那樣，交錯出現在人生之中。怨嘆命運不好，只是失敗者的藉口而已。

「控制」與「失控」之間

李　夢

黛西札記

上周六去聽香港小交響樂團的音樂會，上半場是曾宇謙與樂團以及指揮柏鵬合作布拉姆斯頻繁演出的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下半場是舒曼較少在音樂會曲目單中出現的第二交響曲。二十四歲小提琴新星曾宇謙表現得沉穩大方，沒有讓坐滿香港大會堂音樂廳的上千觀衆失望，不過更令我驚喜的是下半場的舒曼交響曲。「小交」在柏鵬的帶領下高水準演出，將這首不論在結構或是旋律鋪排上都稱不上最佳的四樂章交響曲，奏得感情豐沛又不流於淺白煽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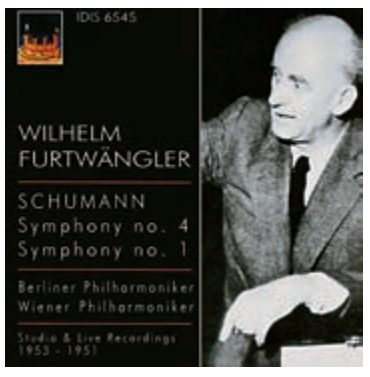
對於像舒曼這樣「半路出家」的作曲家來說（當同時期的德國作曲家孟德爾遜在十七歲那年已經寫出人人熟知的《仲夏夜之夢序曲》時，十八歲的舒曼爲了滿足母親的期許，不得不前往萊比錫修讀法律課程），寫作交響曲絕非信手拈來之事。如果沒有妻子克拉拉的鼓勵，舒曼在作曲方面的成就或將步蕭邦之後塵。那位波蘭「鋼琴詩人」一生爲鋼琴和室內樂寫下衆多精彩作品，獨獨沒有交響曲傳世。

離開故鄉小城去到萊比錫的舒曼，像很多遠赴大城市求學的年輕人一樣，對他處生活嚮往不已。在那座與巴赫息息相關的城市裏，心懷音樂夢想的舒曼又怎能被枯燥的法律教材收攏心思？加之結識了當時萊比錫最有名的音樂老師維克和她的女兒克拉拉，舒曼注定將在音樂道路上奔忙半生。

若用上時興概念，舒曼可說是「斜槓青年」的代表：二十四歲那年，他創辦了《新音樂雜誌》，以弗羅列斯坦和尤斯比烏斯兩個筆名輪番寫作樂評文章（眞是再典型不過的雙子座！），前者熱情奔放，後者內斂、浪漫且不時流露傷感情緒；二十八歲時，他寫下鋼琴組曲《童年情景》，其中的《夢幻曲》至今仍是最爲人熟知的鋼琴名曲之一。儘管在作曲、音樂評論和詩歌等領域不乏造詣，舒曼卻遲遲不敢在交響曲寫作上邁出突破一步。像他的學生布拉姆斯一樣，舒曼遲遲不交卷的最主要原因是：貝多芬。九部宏篇在前，說得積極些，對於後輩作曲家是指路明燈，反過來想，如果只能在貝多芬建構的音樂世界中潛泳而無法上岸，恐怕將終其一生活在巨人陰影之下。

雖說在妻子眼中，憑舒曼的想像力與才氣，「僅創作鋼琴作品是遠遠不夠的」，而舒曼也的確聽從妻子勸告，在三十一歲那年寫出第一交響曲「春天」，但作曲家創作的四部交響曲，都曾因結構上的瑕疵而被後世學者詬病。其中第一部「春天」和第三部「萊茵」尚且不時演出，第二部雖說有第三樂章開篇處那段絕美的雙簧管段落，卻並不爲後世樂團及指揮家青睞。

第二交響曲不受熱捧，一方面因爲舒曼的交響曲既不像布拉姆斯和貝多芬那樣澎湃高昂又少些莫扎特和舒伯特的典雅精緻，另外也因爲這位在生命最後十數年受到精神疾病折磨的作曲家，筆下旋律也像他的性情一般，敏感、纖弱，充滿曲折起落的情緒。與拉赫曼尼諾夫等人寫作交響曲時的大筆揮毫不同，舒曼的作品常常是精雕細琢的，含蓄甚至羞澀，這在第二交響曲的第一和第三樂章中頻頻顯露：旋律若搭積木般層層疊加，即將一瀉而下時，他偏收手，不讓「失控」樣態顯露。



▲富特萬格勒與柏林愛樂於一九五三年錄製的舒曼交響曲錄音　作者供圖

「控制」與「失控」間的搖擺與舒曼性格不乏關聯，也是其作品最微妙且難拿捏的部分。若你想知道此間角力抗衡的意味，或可去聽偉大指揮家富特萬格勒與柏林愛樂樂團半世紀前的珍貴錄音。

何謂故鄉

阮　阮

人生在線

就快過年了，對華人來說，過年就意味着團圓，意味着回故鄉。但是，對我們這種長年漂泊海外的華人來說，故鄉又到底是什麼呢？

是個地名嗎？上海、廣州、無錫、北京那些地名嗎？然而大家回去了，都物是人非。

是口音？食物？家人親戚嗎？「鄉音未改鬢毛衰」？「父母聞女來，出郭相扶將」？

我也沒有答案，但確實常聽人說：最難過的是，回了鄉，物是人非。可是世事本就會物是人非，變換不休，至於那麼難過嗎？

我的幾位北京朋友，最聽不得我說北京的不好。當我請他們說北京的好處時，他們會滿懷嚮往地，說起玉淵潭、八一湖、北海公園，說起單位筒子樓裏，包餃子很好吃的大媽。可是當他們回去北京以後再問問現在的北京呢？好嗎？往往答曰：「嗯，也挺好的呀，是挺好的，因爲，小時候的親友，都還在那兒呢……」

前幾年的秋天，我回去故鄉，有朋友請吃了高檔的蘇幫菜，「知道你喜歡這個口味」，我吃了，但並沒怎麼歡喜；在蘇州，一位老師拉我到一個店裏，點了餛飩、湯包、糯米糖藕、乾絲、肝肺湯，我笑逐顏開。後來我才意識到，我思念的，我喜歡的，也許不是所謂故鄉的飲食，而只是我吃慣的飲食。因爲，我想要回去的故鄉，是我習慣的故鄉。

於是我又不禁問自己，究竟何謂故鄉？

大概是食物吧。張翰出洛陽見秋風起，想起故鄉的鱸魚蓴羹，於是回家去了。

或者是口音。賀知章認爲自己「鄉音未改鬢毛衰」。王小波寫，老華僑回國，聽見北京姑娘用正莊京片子罵人，又驚又喜，雖然被罵，也爽快得很。

應該是家人。父母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姐聞妹來，當戶理紅妝。阿弟聞姐來，磨刀霍霍向豬羊。

又或者是其他細節，比如家鄉的哪棵樹，家鄉的哪個鄰居，家鄉的貓狗，家鄉自己跑過的某條路、跌過跤的公園。總有一個只有你知道的「秘密花園」躲在你的心房裏。

思鄉的人最欣慰的便是：出去一趟，回來，故園還在。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外面風雲變幻，家裏還是溫暖港灣，最好。

思鄉的人最難過的便是：哎呀，一回家，物是人非，父母也老了，見白髮了！許多人思念的所謂故鄉，也許不是故鄉本身，而是自己小時候，那段無憂無慮的時光裏的那個故鄉。

所謂我們想回去的故鄉，更多的是「還保留着少年時光影蹤的故鄉」。眞正的故鄉，在離開的一瞬間，其實已經丟失了，隨着時間跑走了。再回去，也只是盡量找當年的餘韻，找那些「還沒有變化啊」的地方。

所以每次回鄉，也只是這樣子：回來了，就好。說到故鄉時，我們需要的其實不是春運火車票，而是時光機。但因爲後者不可得，所以才用各類交通工具回去，聚會，飲宴，找些還沒被時光變化了的舊影蹤。

假裝時間並沒有走，我們並沒有長大，一切還如少年時一樣。

跨越太平洋

陶　然

思想起

忽然覺得，身爲華人，流落海外，心裏總是有個情結，舉目向北方。看了許多文字和影畫，比如連環圖畫《丁丁遊歷北京城》，看到無人售貨機，對國家無限嚮往，認爲是人間天堂。

所以，在一個三月的日子裏，告別雙親，決定回國。那時，除了從萬隆去過雅加達外，我也只跟老師同學到過不太遠的芝波達斯去旅行，可以說完全沒有見過世面。這一去，竟然是要漂洋過海，當時並沒有意識到，只是覺得海闊天空任鳥飛，無限自由。母親曾經問我，你要離去了，最留戀的是什麼？我答道，最留戀的是學校！母親閃過一絲失望的表情，我發現不對，趕忙補上一句，當然也留戀家裏。其實那時學校幾乎是我活動的全部，留戀學校也是眞的。

當我在一個下午，跟着大隊人馬，登上萬噸巨輪「芝渣連加」號的時候，大家排成鏈條傳送隨身行李，一不留神，竟把戴在手腕上的手表玻璃面打爛，心疼得要死，但已經回頭再換一個無從。

在赤道的一個深夜裏，遠洋巨輪的汽笛長鳴，預告即將啓航。我們湧到甲板上，看着海輪在暗夜中悄悄離開丹戎不碌港口，向着黑沉沉的水面駛去，我的心中驀然湧起一種失落感，但又說不清楚到底失落了什麼。

人已經在海上，多想無益，隨意躺在船艙裏，那裏到處都躺着人，男男女女，橫七豎八，沙丁魚似的，也不劃分位置，反正佔了那裏就是你的，有點佔山爲王的樣子。心魂皆疲，倒頭便睡。

▲背井離鄉，漂洋過海，思家不得歸，使人惆悵　資料圖片

次日醒來，早餐時間到，大家排隊領餐。以前從未嘗試過如此用法，不覺新奇。用完了，見到有的人把盤子連食物往船外一倒，一下子便給大海捲沒了，只剩一個泡沫。輪船突突往前行駛，船前有一群飛魚不時跳出海面，好像在領航，船後也有一群飛魚緊跟，好像在追隨不捨；那種前呼後擁的景象難忘。

有一天，半夜裏，人聲喧嘩，起身一看，原來是船到棉蘭港口卸貨。碼頭燈光照耀如白晝，吊臂和搬運工人在奔忙，一片熱鬧景象。但並沒有看完，只覺困乏，回到艙裏，倒頭便睡。

次日醒來，郵輪早已駛離爪哇海，在大洋中瓢盪。我上廁所，忽然覺得那搖搖擺擺，似乎在海浪的沖擊下，廁所隨時都會離開母體似的。那一剎那，我產生一種莫名的恐懼感：要是這廁所給衝擊脫離船體呢？豈不是要獨自漂流在茫茫大洋中？想到這裏，我便匆匆完事，離開廁所，見艙裏男男女女談笑風生，才感到安全，頓時鬆了一口氣。

郵輪駛進新加坡港口時，時近中午，我看見輪船卸貨，有許多小艇划了過來，高聲叫賣。有些船客掏出美金，與船下小販做買賣，有些人買軍用望遠鏡，有些人買瑞士手表，有些人買收錄音機，有些人去買軍用匕首……我囊中羞澀，只有羨慕不已。在新加坡停留大半天，有的人竟趁機溜下去，回來大吹他們如何去逛新加坡市容；聽得我嚮往不已，但又毫無辦法。心中不無疑問：不是過境不准入境嗎？但也沒有去問。也許，有錢可以通天吧？

也難怪我心裏緊張，因爲巨輪駛到太平洋，海面掀起的黑色巨浪滔天，船頭湧現的海濤，足有三層樓高，似乎要把輪船吞沒，我們躺在船艙，一動不動，也都無法保持平衡，給浪濤拋得東倒西歪，好多人，男男女女，都嘔吐了。暈船，像傳染病似的，一下子一個傳一個，許多人都嘔得涕淚交流。我自然也不例外。

但是別看大洋如此兇狠，它也有盡顯溫柔的時刻。當風平浪靜時，夜晚的太平洋顯得太平、靜謐，坐在甲板上，海面一片漆黑，海風吹來，非常適意。忽然，遠處滑過一團明亮的燈火，閃着光，原來是別的航船，相向而過，那閃光是在向這艘船打招呼呢。這大概是航海規矩吧。

在大海上航行足足十一個日日夜夜，當逐漸適應船上生活的時候，郵輪已經駛進南中國海域，也不知是誰，喊了一聲，到中國了！那種激動，實在是難以形容。

聽得有人指着說，那是香港的時候，是在夜間，我抬頭遙望，但見遠處一片燈火輝煌，而我卻無法踏足，心中不免湧起一股遺憾感覺。但又並不懊惱，因爲聽說香港是花花世界，紙醉金迷，並不適合我。後來在北京上中學，有一個香港同學，每年寒暑假都獲准回香港探親，他每次回去都說起香港見聞，讓我們聽得一愣一愣的。那時我還沉迷「長城」電影公司的電影，曾託他帶回來看，他說好好好，終於也沒有了下文。

有時我也迷惑於命運，比方我的降生，我怎麼就出生在南洋？假如我出生在北京，或者出生在西北的農村，我的命途又會變成如何呢？我的一生周折，出生在萬隆，成長在北京，發展在香港，細想起來，從來沒有一個地方是我眞正的祖家，懂得幾種語言，但都不純正，沒有一個眞正的母語。有人稱我們這種人是「四腳蛇」，我不懂其中含義，大約就是不純正吧？

做夢都沒有想到，我竟然會落腳香港，也許這也是命運使然吧？回望前塵，又覺得冥冥中自有安排。只是，過程中有點惘然而已。

火鍋如愛情

鍾林芝

飲食男女

接近年關，聚會也就漸漸多了起來，這個季節裏最常見的聚會餐食我想非火鍋莫屬了。儘管我每次吃火鍋到最後一刻都有種疲軟的感覺，但在天冷的晚上，沒有什麼食物能替代火鍋的美妙。

不知是習慣使然還是什麼其他因素，即便是不聚會的日子，在冬日的夜晚，人們也對火鍋有一種渴望——一種春、夏、秋三個季節裏無論吃什麼不曾有的那種渴望。我猜大概是冬天的胃太容易寂寞，如果沒有很多人圍聚在一起吃飯，那就讓很多食物堆在一隻鍋裏其樂融融。

於是，走去火鍋店路上的那種心情，簡直就像——愛情要來了。

我以前愛吃辣鍋，現在爲了體會食物浸泡在高湯中本身的鮮美味道，我放棄了辣鍋，最多在調味料裏滴點辣油。慢慢明白了一件事情，太暴烈的味道很快就會毀掉胃和食物相遇時的激情。爲了讓它們多愛一會，我寧可選擇白底高湯鍋。白底湯並不是眞的一清二白湯。紅棗，枸杞，不名貴的中藥材。煮出來一點藥味的湯是最好的。香菇、番茄、豆芽是鍋底必備之物。不一定要吃，增色增味，看着歡慶。

對於鍋裏應該投放什麼食物，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所屬。我屬於那種接地氣的脾性，就專門喜歡接地氣的食物。土豆，地瓜，山藥，各類豆製品，澱粉類。葷的，肥牛就好。血淋淋的東西就算了。那種二話不說就往鍋裏投擲魚頭、鱔魚、豬腦子的人，都是重口味，一般也善辣，若是遇上這樣的朋友一同吃火鍋，那點鴛鴦鍋就好，或者手拉手去吃個迷你小火鍋也很和諧。

一鍋一世界，這一頭湯白氣和，那一頭血雨腥風。沒什麼大不了，既然世界上有鴛鴦鍋，口味不同的人就可以做朋友。這一點很像愛情——即便是喜惡完全不同的，也有可能在某一時刻有了和諧共處的理由。

說起來，和戀愛一樣，吃火鍋也是個味覺下滑的過程：胃被各種食物塞滿的過程中，漸漸疲倦。初始的歡愉已經淡去，中途也走過一段相濡以沫，最後剩下的是強顏歡笑。

吃到最後的火鍋是很難看的。各種食物殘留飄在渾濁的湯體上。菜葉不再新鮮，肉類面目全非。糊成一鍋，宛如豬食，我簡直不敢相信面前這個東西竟然是一個小時前讓我百轉千回的思念。更讓人不敢信的是——它是被我親自糟蹋成這般模樣，那場面實在太慘烈了。

然而，這種心情往往剛一發生，服務生就會端着水壺來加水。半壺水一倒，剛剛還汩汩沸騰的火鍋，立刻連鍋帶菜變得沉默而呆。幸好我在和老朋友吃飯，如果和一個半生不熟的人吃飯，飯桌氣氛立刻就垮了。

走出火鍋店時，難免一副狼藉之相：化好的妝早就被熱氣熏花了，香水味也被一身油膩的食物氣味蓋過，讓人不禁要在心裏想着：再也不要吃什麼火鍋了。

可是，這個念頭往往一覺睡起來就消失了。因爲胃對火鍋的愛情，永遠是一波又一波的潮起潮落。